

胡宗南在西昌

趙宗鼎

胡氏生平幾點更正

胡宗南將軍逝世，到今年二月十四日已經是整整的十四年了，將星殞落，國失干城，使我們這些後死者無時無刻不在追思懷念之中，也頗添了我們無限的感慨。筆者最近在一位朋友家中看到某君在某雜誌曾將胡將軍的生平事跡描寫出來，但是對於西昌最後一個悲壯剿匪的戰役我是躬逢其盛的，某雜誌對西昌苦守撤退的記載和當時的實際情形頗有出入，筆者特就當時親歷事實詳細寫來，以供中外讀者及近代史學家的參考。

胡宗南將軍出生在浙江省天目山北麓的孝豐縣，某君將胡將軍寫為浙江義烏人是錯誤的。依據胡夫人葉霞翟博士（現在台任師專校長）請張其昀先生在「宗南文存」作序裏面所說的「壯歲遊學金陵，仰高山而懷先烈，過城垣而思故國，先憂後樂之志曷能自己？乃聞關入粵獻身革命洪爐……」因為當時張其昀先生和胡先生同在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同學，這自然就是胡先生在

民國十三年投筆從戎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之始，也與某君所說的在浙江充當小學校長，因虧欠公款而赴粵有所不符。胡將軍在軍校畢業以後，參加黃埔校軍、黨軍、國民革命軍，東征、北伐、抗日、剿匪諸戰無役不從，其勳業之彪炳，但凡四十歲以上的國人大都知道，用不着再來贅述。

筆者雖然忝為胡將軍的後期同學，但是畢業後並沒有被派隸屬胡將軍所領導的部隊，我之認識胡將軍還是在民國二十四年，那時我在南京中國日報服務，社長是江蘇漣水顧希平先生，他和胡將軍是軍校第一期的同期同學，也是交稱莫逆的好朋友，記得是一個秋末冬初的晚間，我因為寫了一本小冊子，正在校對準備付印，向顧先生有所請示，在社長室商談的時候，適胡將軍亦來訪，筆者擬即告辭外出，願說胡將軍不是外人無妨談談再走，經顧介紹接談後，我當時就感覺得胡將軍是一位溫文儒雅平易近人的文人，並不像統率大軍叱咤風雲的名將，說話也非常風趣，當時胡將軍還將筆者所寫小冊子稿本的章節大略

看了一下，囑筆者於出版後務必寄給他一本，我們坐談了半個小時才分手。嗣後我在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和新生活俱樂部服務，曾多次和胡將軍見面，但每次都是匆匆一晤，即行分手，直到民國三十八年冬，我在西昌警備總部任第三處處長，胡將軍代理西南軍政長官，在西昌坐鎮指揮，才得時聆教誨，本文所記是憶述胡宗南將軍在西昌戰役的經過情形。

椎心泣血書告官兵

胡將軍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由海口飛抵西昌的，這時我政府正宣佈「政治台灣」「軍事西昌」的決策，授命胡將軍坐鎮西昌，他的職銜是「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代理長官。」（長官是顧上將祝同）在胡將軍來到西昌以前原擬定計劃是由成都空運一個師先來西昌，其餘部隊是準備由各個不同方向突破重圍分向西昌集結，所以在十二月初就派了李崑崗將軍（現在台灣）為前進指揮所主任，率同朱光祖團長飛抵西昌

，剛剛空運了六個連就因氣候惡劣無法繼續，這時胡將軍統率的第一軍正由陝西越過秦嶺歷經棧道到達成都平原，隨即奉命增援重慶，長途跋涉，會戰未成，爲了掩護政府撤退以致影響西進部署，加以當時情勢急劇逆轉，宜賓、樂山、雅安、邛崃等縣先後被叛軍郭汝瑰、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所佔領，成都平原一帶遂陷於四面包圍之中，胡將軍正擬由新津機場西飛，而羣山環抱的西昌氣候始終未見好轉，乃臨時改飛海口直至天氣稍霽，才率同參謀長羅列將軍及長官部各級幕僚飛到西昌重作反攻部署，胡將軍到達西昌後，立即發表三十九年元旦告川西官兵書。他的用意是趕快告訴在川康邊境突圍的部隊使他們

知道他本人已到西昌，要各方部隊速向西昌集結以備整補。

告川西官兵書的原文如下：

親愛的官兵同志們：在去年十二月中旬，你們與共匪血戰於成都平原的忠勇表現，本來給予匪軍有很大的打擊，不幸魯崇義的全師在樂山叛變，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逆賊，爲保全其個人生命財產，又不惜背叛黨國變節降匪，使我大軍陷入重圍，我在這個時候，奉最高當局指示，先來西昌指揮大軍分路突圍，不料因西昌氣候惡劣，改飛海口，聯絡中斷，致我三軍將士爲匪所乘，誠使我繞室徘徊，椎心泣血，萬死莫贖。最近以來得知你們始終保持忠黨愛國、不投降、不變節的傳統精神，在山嶺、在水邊、在平原、在城鎮不斷的和匪苦鬥、與匪死拚，你們的辛勞，非但爲世人所敬佩，更爲我時刻深念於心。

資源、優越的地理環境、和強大英勇的國軍，可以倣反攻的基地。

英勇的將士們！親愛的同胞們！我們新生的力量，正在一日千里的成長，國際環境，也有積極的好轉，我們已經看到了光明，我們快走到成功的大道。

親愛的將士們，你們是模範軍人，你們是優秀的中華兒女，你們保持着民族氣節，你們代表着國格尊嚴，誰也不能屈辱你們的意志，誰也不能剝奪你們的自由，誰也不能阻礙你們的前途，我們在這裏歡迎你們的來歸。倘因一時環境困難，也要設法首先向我取得連繫，你們需要的一切，祇要我能做到，我一定替你們來做，萬一陸路走不通，也會要派飛機來接濟你們。至如其他一切友軍、和地方民間武力，都要切取聯絡、切實團結，他們有什麼需要，你們也可以代他們轉達，我在這裏祝你們健康，祝你們成功，並祝你們新年勝利。

胡宗南 三十九年農曆元旦

忠貞部隊壯烈犧牲

胡宗南將軍這篇語重心長，充滿血淚的三十九年元旦告川西官兵書，印好後並沒有在西昌的報紙刊載，他很迅速運用所有各種可能的傳遞方法，如飛機偵察空投等，在川康邊境，國軍苦戰突圍的地區散發，可惜當時情況轉變太快，突圍的部隊所剩不多，雖然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但是仍有不少零星隊伍，出死入生的到達了西昌，也證明了我訓練有素的忠貞部隊，在川康邊境與共匪



今行政院長蔣經國將軍民國三十九年春代表總統 蔣公飛臨前方慰問將士與胡宗南將軍合影於西昌邛海之海濱。

苦撐搏鬥的壯烈犧牲，更表現了不屈不撓可歌可

泣的英勇事跡，這就是胡將軍一生祇知服從

領袖，任勞任怨埋頭苦幹，祇做不說的堅強個性，這是外人很少知道的。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胡宗南將軍與夫人葉霞翟博士在重慶梅園行館合影。十二月二十九日胡將軍即冒險自海口飛往西昌坐鎮指揮。

胡將軍在西昌坐鎮期間

，所有基本建制的部隊，包括西昌警備總司令部原有的警衛團在內，僅有由成都空運到的六個連，經過整補以及擴編為一個師，將原任團長朱光祖升為師長外，為了重新整訓反攻力量，將各處來歸的部隊，如六十九軍胡長青、二十七軍劉孟廉、以及顧葆裕軍、田中田師及王伯華、張天祥等突圍部隊，加以補充編併，更將地方武力分別整補，因此寧屬（西昌原為寧遠府）各縣地方武力聞風來歸者絡繹於途，胡將軍乃計劃改編為西昌人民反共救國軍六個縱隊，用來守護西昌，並想利用大陸這個最後唯一的據點死守待援再謀發展。

在此期間四川邊境遊擊將領唐式遵、伍道遠、及雷、馬、屏、峨（四川省雷波、馬邊、屏山、峨邊等縣）代

表葛成之（峨邊縣第一屆國大代表）駐在峨邊沙坪的軍政部榮譽軍人墾殖團團長嚴樂羣（軍校六期畢業）等均先後經過若干艱險到達西昌，接洽聯繫請求補充械彈，胡將軍均予延見接談，瞭解情況後分別緩急設法支援，並擬將這一系列民間反共武力，加強編組補充，納入戰鬥序列，着手辦一遊擊訓練班訓練遊擊幹部，更為了使各級軍事主管及幕僚人員能安心工作而無內顧之憂，乃核定西昌警備總司令部自賀總司令以下副總司令參謀長各處處長，及重要幕僚之眷屬送往台灣定居，指定筆者負責護送，同時分電海口於副主任平遠將軍、台灣辦事處徐先麟先生切實照料。

危城撤守脫險秘辛

三十九年二月西昌即已陷入匪軍重圍，除空中與海口一線間有飛機航行外（西昌在羣山環峙之中氣候及能見度不佳時即無法升降）四面合圍形成孤島，當時總裁蔣公在台對西昌情況極為垂念，於西昌危在旦夕之時，特派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不顧任何危險飛往慰問，使前方各級將領及士兵均極為感動，更堅死守之決心，在二月下旬開始，匪軍即以三個軍的絕對優勢的兵力，分三路由雅安、昭通、昆明進攻西昌，雖經浴血苦戰，終因兵力懸殊傷亡殆盡無法補充直抵抗至三月二十五日晚，南路匪軍離西昌僅三十餘里，始奉撤退電令，當時胡、賀（國光）兩位先生及各級將領雖明知西昌已無險可守，均抱城在與存，城亡與亡之決心，胡將軍且已從容預立遺囑，旋經趙龍文先生及蔡榮、裴世禹將軍等力勸，並痛

陳利害關係，胡將軍仍不為所動，最後係羅列將軍起立發言自願留守西昌收拾殘局，如不幸西昌不守則率部遊擊共匪，這一艱鉅任務之承當較之諸葛武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更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因為羅列將軍他不是受任，而是自動置生死於度外來負這個責任，也充份發揮了傳統的黃埔精神，設非深受校長蔣公的薰陶曷克臻此，胡將軍當時亦為之動容旋始首肯，乃於三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晚，以極為沉痛之心情，率同各級幕僚分乘兩架飛機飛抵海口轉來台灣。

彈指光陰現在已逾二十六年，而往事歷歷如在目前，我記得來台不久，監察院李夢彪等四十六位委員簽署提出彈章，政府乃下令組織軍事法庭依法會審。經胡將軍提出各類重要證據答辯，始獲澄清，旋由行政院依據判決，覆請監察院結案，因為當時事關軍事機密不能在報章公佈而胡將軍對外亦從無一言一字之辯白，以致外間仍有對胡將軍西昌撤退不諒解的流言，當時筆者為了求證胡將軍究竟如何接受勸告始允改變初志飛來台灣，曾與前西昌警備總司令部副總司令王夢熊將軍，稽查處長談杰夫兄同往拜訪力勸胡將軍離開西昌的趙龍文先生，當時龍文先生是住在台北市南京東路某號，承龍文先生將三月二十五日晚間如何勸說胡將軍這段秘辛告知，後來胡將軍在台病逝，龍文先生曾將這段秘辛寫成「懷胡宗南先生」在中外雜誌發表。現在雖已事過境遷，外間對當年西昌撤退仍有不盡瞭然之處，深恐以訛傳訛有違史實，特將龍文先生這段話寫在後面

使世人知道胡將軍是在怎樣情況之下離開西昌的。

趙龍文先生說：

「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晚上一時，參謀長羅列打一電話給我。

「睡了沒有？」

「睡了，有事嗎？」我說。

「有事請過來談談」羅參謀長永遠是那麼雍容不迫的。

我到參謀長室去，冷梅（羅列字冷梅）正在寫遺書，看到了我，把一張電報遞過來，說：

「剛到的。」

「總裁的電報，要我們轉進到海口，把部隊交給高級將領，」我把電報念了出來，「把部隊交給誰？」

「問題就在這兒，胡兵團司令長青要三天以後才可以到瀘沽，別的人不能交；部隊不能交，胡先生就不能脫離這個險境，為了解這個結，只有我來擔任這個任務，」

「冷梅兄！」我站起來緊緊握住他的手，「這是忠義凜然之舉，我深深的敬佩！」

「這是一封信，一兩金子，一枝自來水筆，請你到台灣時，交給我的內人！」

「胡先生的性格，你是知道的，還得多幾個人去，作說明的工作，」

「好。去請蔡榮、裴世禹一起去，」

我們坐了吉甫車到邛海，已經清晨二時，胡先生寓所却是燈光明亮，我們進入門口會客室，只見胡先生左手挾了一包文件，右手拿了兩個

玻璃杯，先沖着我笑了笑，讓傳令兵倒了兩杯酒，對我說。

「龍文兄，你是不應該留在此地的，早上就要走，這是我十年來的日記，請你帶到台灣，有空整理一下，」

「胡先生！這酒請慢慢喝，總裁的命令，不能不服從。請多拿幾只杯子大家坐下來談一談，」我說。

大家坐下來，茶几上擺着五只杯子，

「服從命令是今天大義所在，此其一，共匪分路進兵，要活捉胡宗南，我們不能上當，此其二，反共不是一天就可完成，真正的鬥爭，要從今天開始，此其三。」我們作了幾句開場白。

接着大家發言，這一場談話，一直發展到清晨四時，羅參謀長最後發言，他用低沉的語氣，一句一句扣人心弦的說道：

「當年漢高祖榮陽被圍，假若沒有紀信代死，以後的歷史可能全變了，我們犧牲了多少人，對於歷史，沒有絲毫的影響，胡先生犧牲了，將來七萬多的學生，三萬多的幹部，誰能號召起來，領導起來，再與共匪作殊死戰？所以我籌思再三，決定我來作一個紀念！」

這幾句話，感動了我們大家，一致站起來，請求胡先生採納羅參謀長的意見，這幕可歌可泣的歷史，完成了「終於道義」的信條。」

俯仰無愧不求諒解

胡將軍來到台灣以後，最初是住在台北市錦

